



今晚丛书



《雷雨》
与
曹禺

鲍国之 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雷雨》

与

曹禺

鲍国之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 I P) 数据

《雷雨》与曹禺 / 鲍国之主编.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4.8

(今晚丛书)

ISBN 978-7-5528-0248-1

I . ①雷… II . ①鲍… III. ①曹禺(1910 ~ 1996) —
话剧 — 戏剧文学评论 ②曹禺(1910 ~ 1996) — 人物研究
IV. ①I207.34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2056 号

《雷雨》与曹禺

鲍国之 / 主编

出版人 / 张玮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www.tjabc.net>

今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3.25 字数 180 千字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8-0248-1

定 价: 39.00 元



近代百年天津文化的星空，如果没有曹禺，会显得黯淡很多。

近代百年看天津，看点非常多。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东西方文明融合等，无不闪耀出夺目的光芒。走进近代百年天津的历史隧道，您还会发现这里曾诞生过一批在中国现代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巨匠大师：曹禺、穆旦、辛笛、靳以、焦菊隐、刘云若、还珠楼主、宫白羽……曹禺就是其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位，他的经典作品《雷雨》，改写了中国话剧的历史。

曹禺 1910 年在天津出生，先后就读于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他中学时代就开始尝试舞台演出，大学时翻译改编外国剧本。在河北区民主道的家中，他开始构思《雷雨》，后来在清华大学完成了这部剧作。关于曹禺与天津的关系，著名话剧史家田本相先生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在天津既深切地感受着中国的艺术传统，又在全国一流的南开中学，受着现代的科学教育和西方文明的熏染。而张彭春亲自把从西方带来的西方话剧的文化传授给他。在易卜生的剧本中，在最现代的表导演的演练中，吮吸着西方的文明。所有这些，造成了他特有的为海河文化所熔铸的独到的视界，以他独到的眼光和心灵，感受着他的家庭，他的周遭的人物，才有了《雷雨》和《日出》。不要小看了这些，它综合起来，就构成海河文化特有的内涵、气氛和气派，曹禺就是吮吸这些海河文化的乳汁，浸染着它的氤氲，接受着它熏陶，而熔铸成了他的创作

基因。只要你是一个天津人，你就会在他那些似乎十分洋气的剧本中，嗅到其中沾着盐腥的海河水的味道。不信，你细细地慢慢地品来。”

《雷雨》剧本写于1933年夏天，1934年7月发表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1935年4月27日至29日，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演出《雷雨》，这也是学界普遍认可的《雷雨》首次公演。同年8月17日和18日，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在学校礼堂演出《雷雨》（导演吕仰平），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益世报》辟出专刊予以推介，《大公报》也发表多篇关于《雷雨》的评论。同年10月13日，中国旅行剧团在天津新新影戏院公演《雷雨》（导演唐槐秋），这也是第一次由职业剧团演出《雷雨》。1936年，中国旅行剧团除了在天津新新影戏院，又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南京世界大戏院、汉口明星影戏院演出了多场《雷雨》，均引起轰动。全国各地剧团亦纷纷排演，据统计，到1936年底共上演五六百场之多。是年，《雷雨》还被拍成无声电影上映。此后，《雷雨》风靡全国，至今仍常演不衰，而且还被改编成沪剧、评剧、评弹、粤剧、黄梅戏等其他剧种，成为名副其实的经典之作。

2004年，今晚报社曾与河北区政协、天津市文联共同主办了“曹禺与天津”征文，活动结束后结集出版了《曹禺与天津》，作为“今晚丛书”之一。2013年适逢《雷雨》问世八十周年，天津市委宣传部牵头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其中天津曹禺故居纪念馆和今晚报社副刊部主办的“《雷雨》与曹禺”征文，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活动。这次征文更侧重于《雷雨》这部经典戏剧，同时与曹禺有关的文章亦在征集范围之内。

活动开始后，得到社会热烈响应，半年多来，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天津文史专家、参与过《雷雨》演出的艺术家们纷纷撰稿，多层次、多角度地讨论了《雷雨》这部经典戏剧，大都发前人所未发，史料充实，新见迭出；同时，讲述了与《雷雨》演出有关的故事，尤其是一些细节，补充了历史宏大叙事中所未曾纳入的部分，也颇为珍贵。此外，我们也收到一些关于曹禺及其家事的稿件，选择部分予以发表，填补了学术空白，希

希望能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参考。天津大学退休教授、曹禺先生的侄子万世雄先生，2012年在今晚副刊的“星期文库”栏目发表过一组题为《曹禺与天津万家》的回忆文章，由于这组文章颇具史料价值，故而将此组文章编入这本征文集中。

今年7月，是《雷雨》公开发表八十周年的日子。这本集子的出版发行，也是我们对曹禺这位天津走出的戏剧大师的纪念！

2014年2月

目 录

序 (鲍国之)	1
---------	---

《雷雨》在这里诞生 (郑秀)	001
----------------	-----

他在这里写下《雷雨》 (何玉)	007
-----------------	-----

《雷雨》与《文学季刊》 (章洁思)	009
-------------------	-----

《雷雨》的“文坛三人佳话” (曹树钧)	012
---------------------	-----

与孤松成员的忘年交 (张绍祖)	015
-----------------	-----

关于《雷雨》首演 (崔国良)	018
----------------	-----

《雷雨》初演争鸣火热 (甄光俊)	021
------------------	-----

中国旅行剧团演出《雷雨》 (侯福志)	023
--------------------	-----

邢振铎推动《雷雨》早期传播 (庸责)	026
--------------------	-----

《大公报》热议《雷雨》 (缪志明)	028
-------------------	-----

苏吉亨客串化装师 (齐珏)	030
---------------	-----

露克话剧社演《雷雨》 (侯福志)	032
------------------	-----

话剧与评剧《雷雨》在津打擂 (侯福志)	034
---------------------	-----

评剧舞台上的《雷雨》 (刘万江)	036
------------------	-----

小凤演四凤,赢得满堂红 (甄光俊)	038
-------------------	-----

一帧《雷雨》演员、导演的合影照 (缪志明)	041
-----------------------	-----

焦菊隐在桂林导演《雷雨》 (张玉芳)	043
--------------------	-----

话剧导演吕仰平（崔国良）	045
曹禺剧作与“话剧皇后”（焦尚志）	048
李邦佐四导《雷雨》（张绍祖）	050
天津籍四位大师（谭汝为）	052
苏州评弹《雷雨》（缪志明）	054
天津人艺与《雷雨》（高长德）	056
评剧名家版《雷雨》（高长德）	064
一次别开生面的演出（高长德）	067
《雷雨》中的雷、雨（梁松）	069

《雷雨》在世界舞台上（曹树钧）	072
《雷雨》在韩国（张元卿）	075
《雷雨》在日本（饭塚容）	077
蘩漪的悲剧（叶小攻）	079
唯一光明的毁灭——四凤（阮宋佳）	082
一座划时代的丰碑（焦尚志）	085
《雷雨》戏剧冲突的误读（潘克明）	087
《雷雨》是怎样写成的（倪斯霆）	089
由解放桥想到《雷雨》（方博）	092
《雷雨》的背景在天津（郭凤岐）	094
《雷雨》、曹禺和诗（冯景元）	097
打开《雷雨》的钥匙：鲁妈（陈思和）	100
《雷雨》：中国现代戏剧的基石（洪忠煌）	105
《雷雨》与万公馆（王海冰）	107
《雷雨》戏单与海报（由国庆）	112

《雷雨》的封面 (游子)	115
《雷雨》连环画 (葛培林)	118
我收藏的《雷雨》戏单 (缪志明)	120
《雷雨》的广告 (由国庆)	123
《雷雨》译本知多少 (王勇则)	125
天津左翼文化运动与《雷雨》 (王凯捷)	128
影响曹禺的一位地下党员 (王勇则)	130
同学姜治方忆述曹禺 (雍赜)	133
曹禺评点话剧《分忧》 (杨仲达)	136
聆听曹公忆《雷雨》 (甄光俊)	138
舞台上的曹禺 (芥园)	140
曹禺修改《雷雨》台词亲历 (郭娟)	142
曹禺的最后时刻 (董鹏)	145
曹禺:这就是我原来的家 (章用秀)	147
曹禺的写作诀窍 (颜廷奎)	149
“天才是不需要方法的” (崔国良)	151
曹禺和天津万家 (万世雄)	153
曹禺之父万德尊的官职 (王勇则)	164
万德尊非藩威将军 (王勇则)	166
万德尊赴鲁防疫获勋 (王勇则)	169
万德尊的一封信札 (王勇则)	172
万德尊的诗文创作 (雍赜)	175

《雷雨》：教科书与试金石（周建荣）	178
我与蘩漪（颜美怡）	180
思念（老朋）	182
我和《雷雨》的因缘（朱大平）	185
三演《雷雨》（阿庚）	187
我与《雷雨》有缘（邹平）	190
我为《雷雨》做舞美设计（黄殿祺）	193
一本小人书引发的《雷雨》情（王文淑）	196
我与《雷雨》的一世情缘（丁小平）	199

《雷雨》在这里诞生

郑秀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被誉为“最高学府”。30年代历届毕业生中，群星灿烂，炫人眼目。其中，1933级西洋文学系毕业的万家宝（号小石，笔名曹禺）就是其中一员。关于万家宝，我本不便谈

论。当初万家宝在与我相处的一段日子里编写了他的处女作《雷雨》一剧，虽然时间已过去半个世纪，我与他分手也已三十多年了，然而当年（1933年夏季）我陪伴他在母校图书馆西文阅览室，他奋力笔耕的情景仍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如今，我已年逾古稀，年前大病初愈，我们的两个女儿——万黛和万昭再三敦促，要我写点有关她们父亲当年创作《雷雨》《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等剧本和改编《家》的写作情况以及鲜为人知的生活轶事，留作纪念。为此，我如实地追述于下。

当年万家宝年仅二十三岁，但他有理想、有抱负、有坚定的自信心。他勤读西洋文学、古今名著，兼学英、法、德、俄四国语言，但有所侧重。从中学时代起他就开始剧本写作与笔译的业余训练，并多次参加南开、



全明星版《雷雨》剧照

清华两校话剧演出实践。他平日注意观察和积累生活中和周围人物典型及素材的收集,为嗣后创作储备了丰富的题材和资料。此外,他对自己的手稿反复琢磨,悉心修改,极其严谨的写作态度,也有助于他走上成才、成功之路。

1933年初夏,局势十分险恶,北平岌岌可危,学校当局决定提前放暑假,免除应届(1933级)毕业生期末考试,以全年平均分数评定毕业成绩。顺便一提:同年春,经1933级原南开中学几位爱好话剧的同学再三约请,我与万家宝、孙毓棠两位同学合演了翻译的近代英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创作的三幕话剧“*The first and the last*”,这出戏揭露了资本主义金钱世界在标榜文明与发达的旗号下隐藏的罪恶本质。在校园内同方部小礼堂连演三场,获得好评。从此我与万家宝由相识而相知。我们约定,暑假他不回津,留校着手写剧本;我征得家长同意,不回南京,留校复习功课,准备秋季开学后参加考试。

六月初暑假开始了,在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大厅的东北边,靠近借书台的长桌一端对面两个座位是我们固定的座椅。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六时,晚上七点半至十时开馆时间,我们从不缺席。毕竟是暑假,来馆阅读的同学不多,阅览室内外,非常安静。每走进阅览室就座后,我们有时悄声说一两句话,就各自做事。我阅读教科书、课堂笔记和教师指定的参考书、笔记本,他翻阅自己的手稿和剧本素材;他时而用手轻轻敲自己的脑袋,时而不由自主地用手抚摸右耳边的“拴马桩”,每当他想不出如何处理剧中关键情节或忽然“灵感来潮”时,就狠狠地掀一下那个小疙瘩——友好的同学给它起名叫“灵感球”。我早已注意到他这“怪癖”,每当他发愣、苦思苦想时常常求助他的“灵感球”。

一天下午,我们提前走出图书馆,太阳的余晖正映照在馆外红色墙上,使园景更加绚烂夺目,我们信步走出不远,就在一株大柳树下蜷膝而坐,两旁丛簇着盛开的玫瑰,我们默默相对,蓦然间他用右手

指着自己的头对我说：“颖，中国的头脑在这里！”我很快就领会到他指的是“创作中国自己话剧的头脑”。也许有人认为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普通大学生，居然敢说出这样自负的大话来，未免太狂妄了！但如果从历史背景看不难了解，20世纪初，话剧刚刚从西方传入我国，作为一个新剧种开始步入中国戏剧舞台。老一代话剧作家如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丁西林，以及后来的洪深、李健吾、陈绵等前辈，他们都按西方话剧形式撰写或翻译剧本。由田汉先生在上海创建的“南国社”和由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张彭春先生创立的“南开剧团”，在上海、天津、北平等城市演出，促进了新兴的话剧运动迅速发展，对唤起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们的觉醒和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然而，洋为中用，地道的中国话剧尚未诞生。小石当年作为一个青年学生，可贵之处在于他有坚定的自信心，他深信自己能写出优质、地道的中国话剧剧本。

他开始创作《雷雨》前，首先将在南开中学、大学时期和二年级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后苦心钻研的西洋戏剧理论与西方名家的代表作品，远溯希腊悲剧与16世纪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名著，直迄近代挪威名家易卜生的作品以及美国现代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代表作，都一一浏览，结合自己多次演出实践，予以回顾，以便从中汲取营养和借鉴。有殷实的基础，加上他的勤奋与努力，他完全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是“狂妄”。

从此，在暑假前一阶段，无论我们在走向图书馆校园的小路上



长春电影学院导演系1963年实习演出《雷雨》海报

或去园外小河畔散步，他总是抱着厚厚的一大摞《雷雨》的提纲、草稿，还有分幕表、舞台设计草图以及剧中人物性格描绘分类卡片等。在散步途中他不时从他所积累的素材中，有声有色地给我讲述全剧的内容和剧中各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更重要的是谈论他编写此剧的目的，那就是要用他的笔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因旧礼教、封建的邪恶势力所造成许许多多的人间悲剧！剧的结尾预示着隐隐闪现的希望的曙光。

当讲到剧中主要人物周朴园时，他忽然收敛起笑容，用轻鄙的目光看一下人物性格描绘卡，咬一下牙关，叙述他童年时代，家中来客中出现过像周朴园这样一个自诩身上沾有“日耳曼民族优越感”、自命不凡的老留德学生出身的大企业家 Z 董事长的形象。他说他塑造的周朴园及其一家人的悲剧并非 Z 董事长一家的真人真事，有的地方夸大，有的人物是虚构或影射其人，但周朴园与 Z 董事长都有共性，那就是浓厚的封建意识和剥削工人以肥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与行为。周朴园狂妄自大，唯我独尊，在他看来，他的妻儿是他的“财产”，是他的附属品。因而对他只能唯命是从，不可丝毫悖抗。在对待婚姻问题上，他们第观念根深蒂固，迫害女性。作为大资本家，他可谓老奸巨猾，诡计多端，残酷地剥削、压迫矿工。总之，周朴园是作者笔诛的第一号人物。

他对另一重要人物——蘩漪则寄予无限同情，说他最喜欢蘩漪的性格，说他给她起名叫蘩漪，是为了体现她坚强、刚毅而复杂的性格，深邃而美好的内心世界；说她诚实，绝不虚伪；她懂得恨，更懂得爱，她发誓要生活在充满爱的世界里，和她挚爱的人永远永远生活在一起……他说自己写着写着，不觉迷上了她。

曾经看过《雷雨》草稿的他的好友 S 同学告诉我周冲就是小石童年时代的影子。有一天我问他童年时代是否曾有过虚无缥缈的幻想——大海……白帆……像周冲那样？他听了迫不及待地申辩：“别信他瞎说，那不是我！”我见他真急了，连忙说：“我有意逗逗你，让你休息一下脑筋，放松放松，何必认真！”说完，我们相对大笑起来。那晚上我们走出图书馆时已近九点半，沿路边走边谈，当走近荷花池畔时，听见池畔小

山上的钟响了十下，我们在山石上小坐一会儿，就站起来掸了掸衣裤上的浮土，深吸一口晚风吹来荷花散发的清香，他送我到静斋门口，才缓步向二院宿舍的方向走去。

每晨，当我们在阅览室坐下，他打开稿件纸袋，取出《雷雨》的手稿和素材，只见张张稿纸上划满了红、蓝色的杠杠道道和修改的字句时，就知道头天夜晚他又开夜车了，有时是整日整宿修改叙文和对话。改到关键的对话，他就对着一面挂镜，独自对镜用模拟剧中人不同的口吻和声调（男女老幼角色兼有），一遍、两遍，乃至几十遍，不满意，就一改再改，直至自己认为较为满意为止。看到这些，我为之折服，并鼓励他说：“人家都夸你‘神’，我也看出你在剧作方面确是才华横溢，你一定能写出许多好剧本！”他严肃地回答说：“即使有三分‘天才’，也要十分努力啊！何况我很笨，写东西很慢，很费劲，算什么‘天才’？”我开玩笑说：“那么我就叫你‘笨才子’吧！”不过这次他并不反对我这样称呼他，只是不在人前跟他开玩笑而已。接着他满怀坚定的信念说：“我要写下去，我有信心能写出比较满意的作品来。”就这样，他写了又改，改了又写，从6月初到7月底，近两个月的暑假，他撰写并整理出《雷雨》的草稿。8月初北平郊外战云渐退，城内气氛日趋缓和，月初某一周末他回津探母，我进城到好友贺恩慈家度周末后同回清华园，他继续整理修改草稿，8月底完成初稿。1933年深秋，第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话剧剧本《雷雨》在清华园诞生了。当时他是清华大学研究院（即现在的研究生院）的研究生。

1934年春由小石南开中学时代的挚友章方叙（笔名靳以）介绍，结识甫自法国归来的文学大师巴金先生，巴金先生十分赏识小石的才华，经他和靳以多方设法，避开国民党反动文艺政策的重重封锁和禁令，于1934年春季，在他们创办的《文学季刊》第二期起陆续刊登《雷雨》四幕剧本及序言、尾声。同年年底由我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公演该剧，受到旅日侨胞和日本文艺界友好人士的欢迎和好评，并承日本文坛名宿秋田雨雀先生著文高度评价。（编者注：关于《雷雨》的发表及在日本的演出

情况，作者记忆有误。)1935年初由旅法文化人唐槐秋先生组成中国旅行剧团(简称中旅)，招聘名演员，冲破种种困阻，在天津当时的“日租界”首次演出，大受欢迎，连演十数场，盛况空前。其后该团先后在国内各大城市相继演出百余场，久演不衰。从此《雷雨》走红十余年，新中国成立后仍不断在各地上演，并拍成电影及电视剧。

1936年春，巴金先生赠精装《雷雨》《日出》两剧本的首版各一册，每册封面镌有小石亲笔签署“给颖如 家宝”字样上下款的烫金手迹。有关小石写作部分手稿和国内外报刊评论剪辑以及剧照等文物资料，不幸在十年动乱中丧失殆尽，而这两册精装的首版剧本却奇迹般被保存下来，因此，我愿将之奉献国家。

作者郑秀，曹禺第一位妻子，1951年与曹禺离婚，1989年10月去世。此稿写于1987年。

文稿提供：万昭(曹禺与郑秀女儿)



他在这里写下《雷雨》

何 玉

1933年暑假,二十三岁的清华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万家宝,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戏剧家曹禺,写出了他的处女作《雷雨》,创作地点就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八十载世事变迁,关于曹禺先生写作《雷雨》时的座位,在人们的传诵中似乎变成了一个谜。

曹禺1984年在《“水木清华”与〈雷雨〉》中曾深情回忆道:“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样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与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激‘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候,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忙迫紧张,从清晨赶到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十时闭馆的时候,才快快走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在曹禺的回忆中,他是在“杂志室”完成写作的。可是,当我们翻到当年陪他一起来图书馆上自习的女友郑秀的回忆时,情况却有所不同:1933年“六月初暑假开始了,在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大厅的东北边,靠近借书台的长桌的一端对面两个座位是我们固定的座椅。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六时,晚上七点半至十时开馆时间,我们从不缺席”(郑秀《〈雷雨〉在这里诞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郑秀认为当年曹禺是在“西文阅览室大厅的东北边”进行写作的。